



世界名家
—
小说经典

III

沈阳出版社

世界名家 小说经典

III

孙世同 郭方主编

沈阳出版社

○孙世国 郭 芳 编

世界名家小说经典

(III 卷)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家小说经典/孙世同、郭芳编.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5. 10

ISBN7—5441—0460—5

I. 世… II. ①孙…②郭… III. 小说—作品
集—世界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8799 号

世界名家小说经典(I II III)

孙世同 郭 芳 编

沈阳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张：42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050 千字 印数：1—30000

责任编辑：程霜云 孙世同

封面设计：潘小庆

责任校对：徐静波

版式设计：朱国鼎

ISBN7—5441—0460—5/I · 156

定价：49.80 元

写在前面

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

“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宝库中，一批以蒙田、卢梭、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海明威等文学大师为高峰的散文、小说经典，犹如灿烂的明珠高悬在混浊的尘世之上，照亮了人类漆黑的夜空——无论是你忧伤还是激愤的时候，即便在你最苦不堪言的瞬间，只消你抬起头仰视着它们，它们就会在冥冥之中给你困苦的心灵罩上某种神奇的光辉，使你平静，使你坚强，并让你看到你过去从未看到的东西，高贵与贫贱，真诚与欺骗，丑的，美的，哪怕是最黑暗的……于是你成熟了。于是一切都将过去。一切都将变成最温馨的回忆。”

这位哲人的话对否，不知道。不过如果你有兴趣，不妨也找个清静的角落，轻轻地打开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两套虽不同体裁，然而均出自世界文学大师或名家手笔的散文和小说经典，也许你得到的将会比期望的要多……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的，为使广大读者不浪费宝贵的时光和财力，我们在选编这套《世界名家小说经典》时把关甚严，入选者均为高手、巨匠的传世之作。受篇目限制，I卷仅收入中国、日本、印度、香港等国

家和地区的 23 位作家的 23 篇作品，Ⅰ卷仅收入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等 10 个国家的 22 篇作品，Ⅲ卷仅收入美国、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等 4 个国家的 23 篇作品。在编排方式上，这套小说经典和《世界名家散文经典》一样，先分国家和地区，再以作者出生时间先后为序。

我们深信这套小说经典的问世，必将和今年五月先期出版的散文经典一样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若能如愿以偿，那将是编者最大的快慰了。

编 者

1995 年 11 月

瑞普·凡·温克尔

——狄德里·尼克尔包克尔的遗著

〔美国〕华盛顿·欧文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美国独立后第一个重要作家, 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出身于纽约商人家庭, 学过法律。青年时代就喜爱写作, 模仿英国风格。1815年起长期旅居欧洲。曾任美国驻英国和驻西班牙公使。他在欧洲遍访名胜古迹, 广采民间传说, 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二、三十年代出版了《见闻札记》、《布雷斯勃列奇田庄》、《游客谈》等故事集, 很负盛名。他的作品往往描写本国或外国的古老风俗习惯和善良朴实的旧式人物, 夹杂着幽默讽刺和幻想成分, 富于浪漫主义情调。欧文的思想偏于保守, 在作品中有美化过去的倾向。但他也曾根据西班牙地方传说写《阿尔罕伯拉》故事集, 表现摩尔人在西班牙统治下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反抗斗争。

《瑞普·凡·温克尔》是欧文的代表作之一。它以殖民时期哈德逊河流域纽约州为背景, 用揶揄的口吻描述那些在幽僻山村里悠然自得地过着闭目塞听生活的早期荷兰移民。为了竭力把那种宗法制社会描写得单纯而又美好, 作者满怀感情地把当地的自然景色、地方传说和风土人情都交织在故事中, 跟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习形成鲜明对比。特别巧妙的是, 欧文还运用类似我国唐代传奇的手法让主人公一觉睡了二十年, 再通过他的眼睛来看二十年后已经独立的美国, 用小酒店招牌上画像的改动和小温克尔的出现这类妙趣横生的细节, 向读者暗示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给贫苦农民的生活带来多少变化, 从而对现实进行了巧妙的讽刺。

目 录

[美国]华盛顿·欧文 瑞普·凡·温克尔	1
[美国]霍桑 人面石像	18
[美国]艾德加·爱伦·坡 鄂榭府崩溃记	38
黑猫	58
[美国]马克·吐温 竞选州长	67
一百万磅的钞票	74
[美国]布勒特·哈特 咆哮营的幸运儿	99
密格尔丝	112
[美国]欧·亨利 麦琪的礼物	125
最后一片叶子	132
[美国]西奥多·德莱塞 失去的菲苾	139
[美国]杰克·伦敦 热爱生命	156
[美国]劳勃特·纳珊	

目 录

珍妮的肖像	178
[美国]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263
泰贝利和魔鬼	283
[美国]约翰·契弗	
贾丝蒂娜之死	295
[美国]伯纳德·马拉默德	
魔桶	307
头七年	326
[美国]库特·冯尼格	
这次我演什么角色	337
[智利]利约	
十二号风门	353
[限根廷]豪尔赫·路马斯·博尔赫斯	
交叉小径的花园	361
[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被占领的房子	373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379

瑞普·凡·温克尔

——狄德里·尼克尔包克尔的遗著

〔美国〕华盛顿·欧文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美国独立后第一个重要作家, 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出身于纽约商人家庭, 学过法律。青年时代就喜爱写作, 模仿英国风格。1815年起长期旅居欧洲。曾任美国驻英国和驻西班牙公使。他在欧洲遍访名胜古迹, 广采民间传说, 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二、三十年代出版了《见闻札记》、《布雷斯勃列奇田庄》、《游客谈》等故事集, 很负盛名。他的作品往往描写本国或外国的古老风俗习惯和善良朴实的旧式人物, 夹杂着幽默讽刺和幻想成分, 富于浪漫主义情调。欧文的思想偏于保守, 在作品中有美化过去的倾向。但他也曾根据西班牙地方传说写《阿尔罕伯拉》故事集, 表现摩尔人在西班牙统治下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反抗斗争。

《瑞普·凡·温克尔》是欧文的代表作之一。它以殖民时期哈德逊河流域纽约州为背景, 用揶揄的口吻描述那些在幽僻山村里悠然自得地过着闭目塞听生活的早期荷兰移民。为了竭力把那种宗法制社会描写得单纯而又美好, 作者满怀感情地把当地的自然景色、地方传说和风土人情都交织在故事中, 跟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习形成鲜明对比。特别巧妙的是, 欧文还运用类似我国唐代传奇的手法让主人公一觉睡了二十年, 再通过他的眼睛来看二十年后已经独立的美国, 用小酒店招牌上画像的改动和小温克尔的出现这类妙趣横生的细节, 向读者暗示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给贫苦农民的生活带来多少变化, 从而对现实进行了巧妙的讽刺。

啊，渥登，撒克逊的大神，因为你
我们才有了星期三，也就是渥登节，
真理，这是我永远要坚持的，
我要一直坚持到我爬进坟墓的
那一天——

——卡尔特莱特

凡是在哈得逊河上游航行过的人，必定记得卡兹吉尔丛山，那是阿帕拉钦山脉的一支断脉，在河的西岸，巍巍然高耸云端，威凌四周的乡村。四季的每一转换，气候的每一变化，乃至一天中每小时，都能使这些山峦的奇幻的色彩和形态变换，远近的好主妇会把它们看作精确的晴雨表。天气晴朗平稳的时候，它们披上蓝紫相间的衣衫，把它们雄浑的轮廓印在傍晚清澄的天空上，但有时，虽然四处万里无云，山顶上却聚着一团灰雾，在落日的余辉照耀之下，象一顶灿烂的皇冠似地放射着异彩。

在这些神奇的丛山脚下，航行的旅客有时会看见轻烟从一座村落里袅袅而上，树丛中隐约地闪露出农家的木屋顶，那正好是山上的青葱转变为近处一片新绿的地方。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小村庄，是荷兰殖民者在这个州成立初期建造起来的，正当好心的彼得·斯泰弗山特^①（愿他在地下安眠！）开始执政的时候；不久以前，这里还有几所最初来此定居的人的房屋，它们都是荷兰运来的小黄砖造的，格子窗，人字门墙，屋顶上装着风信鸽。

好多年之前，当这里还是大不列颠的一个州的时候，在这个村

^① 彼得·斯泰弗山特(peter Stuyvesant, 1602-1682)：荷兰人，曾任荷兰统治下的新尼德兰(纽约旧名)最后一任总督。

子里，而且就在这样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说句老实话，由于年深月久，风吹雨打，已经破旧不堪），曾经住着一个淳朴善良，名叫瑞普·凡·温克尔的人。他本来是凡·温克尔一族的后代，他的祖先在彼得·斯泰弗山特执政的骑士时代，以勇敢出名，并且还曾经随着彼得围攻过克瑞士廷纳要塞。可是，他祖先那种好勇斗狠的性格，很少遗传到他身上。刚才我已经说过，他是个淳朴善良的人；非但如此，他还是个和气的邻居和一具驯顺的怕老婆的丈夫。实际上，他那到处受欢迎的温和性情可以说是由于怕老婆而来的；一个人在家里受惯了泼妇的教训，到外面就最容易处处随和，事事顺从。他的脾气，毫无疑问，就是因为在家庭磨难的熊熊的火炉里受过锻炼，才变得柔软和有韧性；看起来，要教人养成耐心和坚忍的美德，一次帐中说法抵得过全世界的说教。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有一个泼辣的妻子，也可以看作是相当有福气的；要是这样，瑞普·凡·温克尔就有三倍的福气了。

村里的好心的主妇们，倒的确个人都欢喜他，每逢他家里发生口角，她们总是帮着他说话，一般的女人往往都是如此；黄昏时，当她们聊起天，谈到了这些事情，她们总是把一切错处都推到凡·温克尔太太身上。就是村里孩子们看见他走过来，也是一片欢呼声。他参加他们的游戏，给他们做玩具，教他们放风筝和弹石子，并给他们讲关于鬼怪、巫婆和印第安人的长篇故事。每逢他在村里闲步的时候，总有一大群孩子围着他，有的拉住他的衣服下摆，有的爬在他背上，有的大胆地百般捉弄他；连附近一带的狗见了他，也没有一条会对他吠的。

瑞普的性格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一切有好处的劳动都感到不可克制的厌恶。这倒不是由于他缺乏刻苦耐劳或坚持不懈的精神；他可以坐在一块潮湿的石头上，拿着一根象鞑靼人的标枪似的又长又重的钓竿，钓上一整天鱼，即使鱼儿一口也不来咬饵，他也不会抱怨一声。有时他还会为了打几只松鼠或野鸽子，掮着一支

猎枪，穿林越泽，上山入谷，一连跋涉好几个钟头。遇到邻居们要他帮忙，即使最繁重的工作，他也从来不会拒绝；每逢村子里为了剥玉米或者筑石墙而举行集会时，他总是第一个赶到；村里的女人也常常差遣他为她们跑腿，或者叫他做些自己不大听话的丈夫不愿意干的零碎活儿。总之，瑞普这个人除了自己的事情，无论哪个的事他都愿意干；如果要他在家里干点家务，料理料理自己的田地，他就觉得有些办不到了。

事实上，他对人家说，在自己的田里干活是白费力气，他说，那是全村最倒霉的一小块地，田里的事情样样都糟，不管他怎么干，也还是要出毛病。他的篱笆总是坍塌；他的母牛不是走迷了路，就是跑到人家菜地里；他田里野草准比任何地方都要长得快些；每逢他要到田里去干活的时候，天就下起雨来；因此，祖上传下来的田产在他手里，就一英亩一英亩地少下去，最后只剩一小块玉米和马铃薯地，而且还是附近一带最糟糕的一块地。

他的那些孩子，也是穿得破破烂烂，野得不得了，就像没有父母似的。他的儿子瑞普，是个淘气鬼，长得和他一模一样，不仅穿着他父亲的旧衣服，保险还能继承父风。通常，总看见他象匹小马似地跟在他母亲脚后面，穿着一条他父亲丢掉不用的裤子，一只手费劲地拉着裤子，仿佛一位华丽的太太在下雨拎着裙子下摆似的。

不过，瑞普·凡·温克尔却是个傻里傻气、无忧无虑的乐天派，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吃白面包和黄面包都行，只看哪一样最不用操心和费神；他宁可只有一个绅士而挨饿，不愿为一个金镑去工作。倘使听他自便，他一定会吹吹口哨，心满意足地度过一生；可是他老婆不断地在他耳朵边唠叨个没完，说他懒惰，说他事事不操心，说一家人都要毁在他身上。早晨，中午，晚上，她成天地喋喋不休，只要他说了一句话或者做了一件事，就必定会招来她一篇滔滔不绝的家教。瑞普对付一切这类的教训，只有一个办法，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习惯，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耸耸肩，摇摇头，两眼看

天。可是，这种办法又总是引起他老婆的一场新的痛骂，于是，他就只好全线退却，跑出大门——老实说，怕老婆的丈夫也只有这样一条路可走。

在家里，瑞普的唯一知己就是那条名字叫“狼”的狗，“狼”和他主人一样怕女主人；因为凡·温克尔太太把他们看成一对闲游的伙伴，老是拿凶恶的眼光对待“狼”，认为它主人常常出门忘了回家，全是它的原故。其实，“狼”也具有一条体面的狗所应有的全部精神特点，它的英勇气概，并不逊于任何在林中奔驰的动物——可是，有哪一种勇气，能挡得住喋喋不休、咄咄逼人的可怕的女人的舌头呢？“狼”只要一走进家里，立刻就垂头丧气，它的尾巴不是拖在地上，就是夹在腿间，它的神气象个罪犯，在屋子里偷偷地走来走去，不停地瞟着凡·温克尔太太，只要扫帚柄或水杓子微微一举，使狂吠着飞也似地奔向门外去了。

瑞普·凡·温克尔婚后的岁月一年年地过去，他们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难过了；凶悍的性情，绝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变得温和，尖刻的舌头却是一柄唯一的愈用愈锋利的刀子。有一段很长的时期，每逢他被老婆从家里赶出来，他总是去参加一个由村中的圣贤、哲学家和其他空闲的人组成的永久俱乐部，以此自慰；他们开会的地点，就在一家拿乔治三世^①陛下的红色肖像做招牌的小客店的门前的长凳子上。他们常常坐在这儿的树荫下面，度过一个漫长的懒洋洋的夏日，无精打采地谈论些村里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或者不断地讲些令人昏昏欲睡的、不知所云的故事。不过，偶尔他们手里弄到一张过路旅客丢掉的旧报纸，他们有时也会发表一点深刻的议论，照我看，这些话，对于某些政治家说来，不论花多少钱，也是值得去听听的。当乡村教师戴立克·凡·本麦尔慢吞吞地读着报纸的时候，他们多么严肃地听着啊。戴立克个子虽然矮小，

^① 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年在位。

却极有学问，即使字典上最长的字也难不倒他；当他们谈论起这些发生在几个月之前的国家大事时，他们的见解可真是英明啊。

这个秘密政治会议里的意见，完全控制在尼古拉斯·维德尔的手里，他既是村长，又是客店的老板。他从早到晚坐在客店门口，只有在太阳要晒到身上时才把座位移动一下，始终坐在那一株大树的阴影下面；因此，邻居们凭着他的动作就能够知道是几点钟，跟日规一样准确。其实，大家难得听见他讲话，他只是不住地抽烟斗。尽管如此，他的那些信徒（因为凡是大人物都有信徒）却完全懂得他，都知道怎样去揣摩他的意见。如果所读的和所谈的事情使他不高兴的话，你就会看见他剧烈地抽着烟斗，喷出短促的、密密的、愤怒的烟圈；反之，如果听得高兴，他就会慢吞吞地、从容不迫地把烟吸进去，吐出一朵朵淡淡的平静的烟云；有时，他把烟斗从口中拿下来，任凭那一缕缕芬芳的烟在鼻子边袅袅而上，一面庄严地点点头，表示完全赞许。

即使在这样的堡垒里，不幸的瑞普到底还是要被他那凶悍的老婆赶出来；她常常会突然闯到这里，破坏会议安宁，把会上的人通通臭骂一顿；这位可怕的泼妇的利口，甚至连尼古拉斯·维德尔那样尊严的人物也饶不过，她公然责备他促使她丈夫养成懒惰的习惯。

到了这一步，可怜的瑞普几乎是走投无路了；唯一逃避田里的工作和老婆的叫骂的办法，就是拿起猎枪，一步一步踱到林子里去。到了林子里面，有时他就靠着树干坐下，把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和“狼”一道分食；他很同情“狼”，把它当作患难朋友。“可怜的‘狼’”，这时候他就会说，“你的女主人叫你过这样悲惨的日子；不过，这不要紧，我的朋友，只要我活着，不怕没有帮你的人！”于是“狼”就会摇摇尾巴，忧愁地望着它主人的脸；假使一条狗也有怜悯之心，那末我就可以肯定地相信，它也同样衷心地可怜它的主人。

有一天，秋高气爽，瑞普作了一次这样的漫游；他不知不觉地

爬上了卡兹吉尔丛山中一个极高的峰顶。他专心在打松鼠，这是他最心爱的事情；寂静的山头反复震荡着他的枪声的回音。到了将近黄昏时，他喘着气，感到疲乏，便在悬崖顶上一个绿草丛生的圆丘上坐下来。从树隙中，他可以俯视连绵数英里的整片密密的树林。他再望过去，远远地可以看见下面那条雄伟的哈得逊河，默默而又庄严地流着，平静如镜的江心有时倒映着一片紫云，有时点缀着点点孤帆，迟迟不前。这条河终于隐没在苍翠的山麓之间。

他从另一面望下去，只见一个荒凉、寂寞、乱蓬蓬的深谷，谷底填满了从危崖绝壁上落下去的碎屑，隐约还有几缕落日返照的余辉。瑞普躺在草地上，对着这片景色，默默沉思了一会儿；黄昏渐渐地来临；群山已在山谷里投下蓝蓝的长影子；他知道等他回到村里天早已黑了，想起回家又要遭到老婆的责骂，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

他正要下山时，忽然听见远远有一个人的声音喊着：“瑞普·凡·温克尔！瑞普·凡·温克尔！”他向四处一望，连个人影子也没有，只见一只乌鸦孤零零地振翼掠过山头。他想这一定是幻觉，便重新转身下山，这时却又听见那同一的声音在寂静的薄暮中回荡：“瑞普·凡·温克尔！瑞普·凡·温克尔！”——同时，“狼”也竖起背上的毛，低低地嗥叫了一声，躲到主人身边，惊恐地向下面山谷里望去。这时瑞普隐隐觉得一种恐惧袭来，也急急地向这个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古怪的人，吃力地慢慢向山岩上走来，背上驮着一件沉重的东西，压得腰也弯了。他看见在这荒凉的、人迹罕到的地方，居然有个人来，觉得很惊讶，但是，他还以为这是他的一位邻居，需要他帮忙，就赶紧下去接他。

走近以后，他看到那个陌生人的外表非常古怪，就更加惊异了。那个矮胖的老头子，头发蓬松浓密，胡子已经斑白，衣服是古代的荷兰装束：上身穿着一件呢马甲，腰上束着皮带，下面穿着好几条裤子，外面的一条非常宽大，两侧装饰着两排纽扣，膝上打着褶。

他肩上驮着一个似乎装满了酒的大桶，对瑞普做做手势叫他过去帮忙。瑞普对这位新交，虽然有点害怕，并且觉得可疑，他还是照往常那样，爽快地答应了他。于是，他们便彼此替换背着酒桶，爬上了一条狭窄的山沟，这分明是干涸了溪流的河床。在上山时，瑞普不时听到长长的隆隆声，好象远处的雷鸣，这声音仿佛来自悬崖之间的深深的峡谷，或者还不如说是隘口；他们那条崎岖的小路正通向那儿。他停了一下，但认为那不过是山中常有的雷雨声，便仍然向前走去。穿过峡谷之后，他们就到了一个洞口，它的形状象一个小型的圆剧场，周围矗立着悬崖峭壁，那上面的树木，枝叶都从崖顶上垂下来，因此从这里只能看得见蓝天和明亮的晚霞。一路上，瑞普和他的同伴始终一声不响地走着；他实在不懂，究竟为什么要把一桶酒，掮上这样一座荒山，不过，他没有问，因为那个陌生人的样子有点奇怪，而且不可思议，使得他望而生畏，不敢亲近。

他们才走进圆剧场，眼前便出现了新的奇迹。在中央一块平地上，有一群形容古怪的人正在玩九柱戏^① 他们的服装都是古怪的外国式样；有的穿着紧身白短上衣，有的穿着马甲，腰带上插着长刀，其中大多数人的裤子都和那位向导的一样宽大。同时，他们的面貌也很奇特：有一个是大胡子，阔面孔，一双小小的猪眼睛；另外一个人的脸似乎全给一个鼻子占了，头上戴着一顶圆锥形的白帽子，插着一根小小的红鸡毛。他们留着形形色色的胡子。其中有一个仿佛是首领。他是个身材魁梧的老先生，一张饱经风霜的脸，身上穿着一条镶花边的紧身短上衣，束着一条宽皮带，挂着一柄短剑，头上戴一顶插着羽毛的高帽子，脚上穿着一双红袜子和一双系着玫瑰花结子的高跟皮鞋。这一群人使瑞普想起了挂在乡村牧师·夏克客厅里的一张弗兰德尔^② 古画上的人物，那幅画还是初次

① 一种球戏，竖立九根木柱，用球打之，打倒木柱则胜。

② 古国名，包括现在的比利时、法国北部和荷兰南部。